

Lingnan University

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

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

考功集 (畢業論文選粹)

2021

他人之痛

Ka Yin LO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chi_diss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盧家彥 (2021)。他人之痛。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(編)，《考功集2020-2021：畢業論文選粹》。香港：嶺南大學中文系。

This 寫作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(畢業論文選粹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嶺南大學
2020-2021

〈他人之痛〉

學生:盧家彥

指導老師:黃淑嫻老師

提要

每個人都會受苦，頭痛、肚痛、失戀之痛、失去至親的痛等等，痛苦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。「如果可以把痛苦轉移就好了。」因為人類這份邪惡的欲望，一部轉移痛苦的機械出現了。〈他人之痛〉描述的正是這樣一個充滿惡意的世界。

陳平安的痛覺天生出現小缺陷，生於單親家庭，除此以外他是一個普通人。跟我們一樣會隨波逐流、會為錢財瘋狂、會在心裡自言自語。一次他偶然遇上一份奇怪的工作，迫使他承受他人轉移給他的痛苦，在折磨當中他開始思考有關痛苦的問題。

本文旨在透過陳平安的故事，在一個真假交織的世界，呈現人在現代社會下的生活和抉擇，藉以引起讀者共鳴及反思：他人之痛對你來說是甚麼？

謝辭

本畢業論文，承蒙黃師淑嫻小姐悉心指導，得以完成，謹 此衷心感謝。

學生:盧家彥
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

導言

一、構思緣起

〈他人之痛〉寫一個痛苦轉移的故事，藉此探討他人的痛苦對「我」的意義。小說採用第三人稱，看主角旁觀他人之痛。小說的發想源自一次個人經歷，一次意外割傷手指，我感到痛楚，但身邊朋友感受不到這份痛苦(雖然另一個人也可以有手指受傷的類似經驗，但就這份特定的痛苦來說，我的感受是唯一的。)讓我反思人在受苦方面是孤獨的，就像永遠只能隔着簿紗去觸碰他人。於是我將這份反思放進現代社會，寫成〈他人之痛〉(下稱〈他〉)。

對於他人的痛苦，蘇珊·桑塔格《旁觀他人痛苦》¹持一種悲觀的論調，她討論承載「他人痛苦」的媒介主要是攝影，她認為鏡頭對不幸事件的重構是具有重重限制的，這些影像傳到旁觀者的眼中時已是一些「扭曲」的真實。而我將她的論述進一步推展，如果照片會失去「他人之痛」的真實，那麼是否只要有一種不失真的媒介就能讓我們真實地感受到「他人之痛」，而在這種前提下，「他人之痛」對我們來說有甚麼意義。〈他〉中有一部轉移痛苦的機械，正是這種虛構媒介的標誌，而〈他〉討論的正是「他人之痛」與旁觀者的問題。

故事構思之初，以反烏托邦小說為起點。歐威爾的《1984》²描述一個極權政府「老大哥」統治下的高壓社會，個體抗衡社會最後失敗。主角溫斯頓雖然最後屈服，但屈服前的反抗意志是可敬的，更是這種高壓社會下的曙光。但反觀現代社會，更相像的並不是《1984》的高壓環境，更像赫胥黎的《美麗新世界》³，或者波茲曼《娛樂至死》⁴的表象世界。現代社會沒有一個明確的敵人(像「老大哥」)，或是一套強行實施的一套規例，它是以我們不知不覺的形式去改變我們，甚至使我們愛上它，例如速食文化和感官刺激，誰掌握了這些工具，便可以無聲色地操縱我們。把這些反思放諸香港社會，雷同之處多不勝數，美食天堂和各式各樣的娛樂服務，正正是用來麻醉長期超時工作的香港人，而這會使我們慢慢自願放棄工作以外的自由意志。而我認為這種「軟操縱」是更值得擔憂的。這使我在構思小說時，希望把〈他〉描述成一個自由卻荒謬的社會，而主角亦不像溫斯頓一樣具反抗意識，而只是一個看似自由，實際只是沿着社會軌跡行走的個體，構成了〈他〉的社會原型。而「他人之痛」和旁觀者正需要這個高求發展但人情略顯冷漠的社會作為舞台。

¹ 蘇珊·桑塔格(Susan Sontag)著，陳耀成譯：《旁觀他人之痛苦》(台灣：麥田出版社，2010)

² 喬治·歐威爾(George Orwell)著，孫仲旭譯：《1984》(台灣：商務印書局，2019)

³ 阿道斯·赫胥黎(Aldous Leonard Huxley)著，程靜譯：《美麗新世界》(台灣：人本自然出版社，1999)

⁴ 尼爾·波茲曼(Neil Postman)著，章艷譯：《娛樂至死》(廣西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)

二、小說結構

〈他〉採線性敘事的寫法，情節順時推展，希望讓讀者更清楚故事發展，專注人文探究。在情節安排上，受到陳慧的《K》⁵影響，先講述主角背景，將主角要解決的問題寫在開首，例如《K》中，主角不懂得與他人連結，隨着在大屋中的自我探索，最後成功找到志同道合的人。我大致依從這種模式，在開首交代主角的背景，惟對於描寫主角面對的問題（如何看待「他人之痛」）不夠深刻，結局解決問題一幕，未能突出主角的心理掙扎，亦是整篇小說主旨不夠突出的原因之一。

三、小說語言

石黑一雄的《別讓我走》⁶雖然講述一個複製人的故事，但充滿寫實主義特色，筆法平實，故事很大篇幅圍繞主角三人是一所複製人學校的日常生活，以質樸的日常瑣事構建科幻世界，讓虛構的故事更有真實感，結局對複製人倫理的討論才會更有人文關懷的厚度。我原打算模仿這種筆法，嘗試後發現難度極大，選擇放棄。因為這種筆法要求作者必須具備敏銳的觀察力和長年深刻的思考，才能把日常的平凡瑣事融入小說。而我自己小說語言方面，嘗試運用重複的字句，描述城市場景，希望呈現都市密集而反復的生活。小說有不少描述主角心理的句子，部分句子是難以理解和非邏輯性的，比較意識流的句子，主要希望呈現人心理的獨特性，呈現出一個人「看」另一個人，即讀者看主角，即使能聽到「他」的心聲，仍存在那份不能理解和不被理解的孤獨感，就像主角雖然能感覺他人的痛楚，但仍無法真正感受他人的痛苦，這是更令人絕望的孤獨。

四、科幻元素

科幻元素的部分，唐德里羅的《Zero K》⁷中秘密基地的場景描寫極具震撼力，基地內不時出現播放着滅世景像的屏幕，成為我構思小說場景的靈感來源之一。雖然〈他〉對科幻元素着墨不多，但裡面的超現實元素很多也是受《Zero K》所啟發。《Zero K》的描寫給人的感覺是偉大而危險的，而這兩種特性正是小說藉以帶領讀者從冷凍科技的倫理問題，進深至對死亡的思考。因此一本科幻小說中，對科幻元素的處理是可以很大程度影響小說主題的表達，而我在寫〈他〉的時候，並沒有非常重視這個重點，所以〈他〉對科幻元素的處理是未到位的。

⁵ 陳慧:《K》(香港:天地圖書, 2016)

⁶ 石黑一雄(Kazuo Ishiguro) 著, 張淑貞譯:《別讓我走》(台灣:商周出版, 2006)

⁷ 唐·德里羅(Don DeLillo) 著, 梁永安譯:《Zero K》(台灣:寶瓶文化, 2017)

超現實的部分，主角看到的多人幻覺，這項設定來自杜琪峰的《神探》⁸，劉青雲能看見別的人格，具體化成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站於眼前。人格和痛苦同樣是抽象的概念，我嘗試將〈他〉中角色感受的痛苦，具體化成不同人物站於主角面前。但〈他〉似乎未能利用這些具體化的人物營造張力，亦沒有充份利用這些人物深化「他人之痛」的討論。

五、創作過程

〈他人之痛〉的名字來自敕使河原宏的《他人之顏》⁹，電影結局一幕主角與醫生走在街上，迎面一班無臉的路人，讓我留下極深印象，影響我構思小說結局時的場景。〈他人之痛〉結局轉折突然故意安排的，雖然可能未有足夠的鋪排支持主角的行動，但我希望呈現個體意志置於都市的脆弱，就像我們去電影院看完一部很有意思的電影，覺得自己有所感悟，但是離開戲院後一切如常，所有道理很快忘得一乾二淨。

寫〈他〉遇上不少困難，當中最大難處主要有三，一是各部分的篇幅的問題；一是交代情節的問題；一是深化主題。此前曾創作微型小說，大多以一個場景為主，〈他〉雖然篇幅不長，屬短篇小說，但要經營幾個場景，場景之間的輕重和份量有別，初次嘗試(尤其第一稿)時，出現前後失衡、頭重腳輕的情況，筆墨盡花在開首，交代主角背景，以致後面情節不完整，有匆匆作結之感。究其原因因為野心太大，開首時希望探討一個大問題，又貪心地埋下許多伏筆，分出許多不必要的支節。這一點亦同時關係到交代情節的問題，因為想講的主題太廣太大，使後來的情節不但沒有足夠的篇幅去寫，亦交代不清，常常是模糊帶過。另一個原因是身為作者，腦袋構思出一個場景，便把場景寫出來，很多時候沒有寫清楚的地方，會在腦中補完，而讀者卻沒有足夠的資料得出同一畫面。由於沒有清晰的情節，讀者很多時候仍處於「猜謎」的狀態，無法專注思考我想討論的主題，以致中心思想的表達亦變得不夠清晰。所以上述三項困難是環環相扣的，必需從篇幅掌握做好，才可以清楚表達主題。

總結來說，如上所述〈他〉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但我最滿意的是〈他〉雖然寫得並不十分明確，卻總算是在書寫心中所想的主題。

〈他人之痛〉

—

⁸ 《神探》，杜琪峯、韋家輝導演，劉青雲、林家棟、安志傑、林熙蕾主演，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，2007年。

⁹ 《他人之顏》(Tanin no kao)，勅使河原宏導演，仲代達矢、京町子、平幹二郎主演，1966年。

陳平安本來不叫陳平安，他本來姓洪，小學時搬了家，連姓氏也換了。

他小時候，媽媽打算送他去特殊學校。

有一次陳平安在家打翻了一杯熱水。媽媽聽到動靜後，從廚房出來，陳平安的手紅紅腫腫，鼓起一塊小水泡，卻沒有哭，一臉惘然呆站着。媽媽哭了，陳平安跟着哭了。媽媽抱着他先看了急症，再排期看了精神科。

「孩子基本上沒問題，只是有點奇怪。」醫生搖了搖頭道：「他不是無痛症，只是他能感受的痛楚比常人『低一點』。」醫生用兩根手指，捏住一點空氣。自那次以後，陳平安發現媽媽幾乎不懂得笑。

後來他升上小學高年級後，和其他小孩一樣正常，甚至還有點小聰明，偶爾會拿個學科獎。

「五年級常識科全級第一，陳平安。」禮堂的冷氣很冷，台下的掌聲很響亮。

幾秒以後，還是沒人上台，老禿頭在台上不耐煩地重複道：「陳平安同學。」

陳平安在台下惘然地望住旁邊的班主任，他給班主任取了個名字叫長腿叔叔。

「平安，到你了，快上台。」班主任道。

「爸。」陳平安望着長腿叔叔道。

「平安，你又叫錯了。」年輕的班主任摸他的頭。

「你怎麼知道校長在叫我？」陳平安對着長腿叔叔說。

班主任說道：「你是陳平安呀，你是常識科第一的陳平安。」

陳平安還是沒想通，被長腿叔叔領上台了。

陳平安沒想通的事很多，自從那次看了醫生後，他十分在意醫生說的「低一點」的準確意思。媽媽上班後，家裡只有他一個人，他便做各種奇怪的實驗去測試「低一點」的意思，可是他始終無法得到答案，因為他感覺不到別人的痛。

長大後，陳平安跟其他人一樣要去找工作。

商業大廈裡一間沒門牌辦公室內人來人往，每個人都很忙碌和專注，長得特別高大的陳平安給他們取了個名字叫螞蟻窩，而且是一窩黑棘蟻。

今天是陳平安的重要日子，因為這是他的第十一次面試，他需要一份工作，或者說是需要錢。畢業後他一個人搬出來住，住在一個百餘尺的劏房，他原是不愛一個人住的，因

為他一個人的時候，小毛病又會發作。租屋的按金花光他的積蓄，現在他要為了欠下的三個月租金想辦法，不過即使他想不出辦法也沒關係，他大可以搬回去和母親一起住。

他愛他的母親，他也知道媽媽的新男友 S 很愛她。他受不了母親的囉嗦，或者說受不了日常的瑣碎，例如睡覺前要刷牙、出門前要交代去向(有時他也不知道要去哪)、七點鐘準時吃晚餐、鋪滿青豆的炒牛肉(偏偏是 S 最愛吃的菜式)等等，這些瑣碎養育了他，但現在是他最討厭的事。

「陳平安。」高瘦的秘書小姐喚他的名字。

陳平安給她取了個名叫「竹子」。

「陳平安？」幾秒後仍沒人回應，竹子小姐又喚了一聲。

一隻蒼蠅飛過，讓陳平安走神了，竹子小姐再喊了一次他的名字，他才站起身。

「你是陳平安嗎?到你進去面試了。」

竹子小姐領他經過走廊，走到盡頭的房間，然後一語不發地走開了，陳平安注意到竹子小姐的白色波鞋，腦裡構思出她追巴士的場景，她追着剛開動的巴士跑，瞥見燈柱上一則招聘廣告，廣告上的一句特別吸引她「特高佣金，薪酬面議」，竹子小姐心想自己已經受夠了，考慮着要不要轉工。滿臉鬍鬚的巴士司機原來不打算停車，看了一眼後鏡的竹子小姐，才減速停下來，竹子小姐上車，喘着氣對鬍鬚司機勉強一笑，走到上層，發現座位幾乎滿了，最後坐在一位剛買完菜的孀孀旁邊，濕漉漉的膠袋蹭着她的腿，前面一個西裝肥男人不斷偷看她，她都裝作不知道，低頭玩手機。

陳平安敲門，然後裡面傳來一把粗獷的男人聲，陳平安推門，看到一隻穿西裝的男人，房間貼滿照片，有木屋和女人、沙黃的廢墟、呆滯的孩子等等。

男人的臉上有兩條六吋長的傷疤，對稱分佈於左右兩邊，從額角一直延伸至臉頰，陳平安想起以前看過的黑道電影，第一時間給他取了個名字叫「十一哥」。

「請坐，請先自我介紹一下。」

十一哥翻開他的簡歷，從西裝外套裡拿出一枝筆，在他的簡歷上圈圈畫畫。

「你知道我們是做甚麼的嗎？」十一哥把一本雜誌放在桌上，雜誌的封面是一個瘦弱的黑人嬰兒躺在垃圾堆上。陳平安覺得一陣心酸，他在想是不是每個人都有一樣的感覺。

「你們是慈善組織，在非洲建學校之類？」陳平安看着男人的眼睛，想知道他有沒有一樣心痛的感覺，這是陳平安從小就很在意的事。

「沒錯呀，你申請的是打字員，你知道要做甚麼嗎？」男人的眼神沒有變化。

「打字?」

「也對，打信件。」十一哥微笑。

他喝了口茶，繼續說道。

「就是寫感謝信。非洲小孩不懂中文，你的工作主要是把信寫成中文，然後寄給捐贈者，沒問題吧?」

陳平安腦中出現一個肚子隆腫的黑人小孩，小手握着顏色筆，在雪白的畫紙上生澀地塗鴉。

「沒問題。」

「我們這裡薪水不高，但每件工作都有佣金，詳細都寫在合約了，你先看看。」

陳平安看着一紙英文，他想起咖啡和毛巾，然後很快拿起十一哥的筆簽名了。

「最後溫馨提醒一下，正如剛剛合約寫的，工作內容全都要保密。我們合作愉快。」伸手要跟陳平安握手。

第一天上班，陳平安嗅到辦公室裡有一陣鐵板牛扒的香氣。

他看到竹子小姐，竹子小姐今日也是穿着白波鞋，陳平安跟她打招呼，但她沒理睬。

陳平安被分配到一個近窗的位置，晨光打在桌上，反射的光線讓他頭暈目眩，於是他把窗簾放下。辦公室內沒太多人注意到他的動靜，大家的手指都在鍵盤上飛舞着，眼睛專注地望住自己的電腦。

坐陳平安前面的是一位中年男人，中年男人有很嚴重的地中海脫髮問題，陳平安剛上班時便給他起了個名字叫日出先生。日出先生今天穿着一件格仔襯衣，他瞪了陳平安一眼，走去窗邊，利索地把窗簾捲起，陽光像劍一樣直射在陳平安的桌上。日出先生回到座位。整個辦公室只有噼里啪啦敲打鍵盤的聲音。

陳平安看到掛在飲水機上面一張標語「凡人創造不凡事」，尷尬地向日出先生點了點頭，然後打開電腦，打算開始工作，才想起自己還未拿到非洲小孩寄來的原版信件。於是他問鄰座的女同事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是新同事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請問我要在那哪裡取信?」

「信?」女同事一開口說話，陳平安便給她取了個名字叫兔子。

「就是那些小朋友寄來的信。」

「沒那種東西。」兔子小姐繼續專注打字。

「就是我們要拿來翻譯成感謝信的原件。」

前面的日出先生感覺被打擾到，抬頭瞪了陳平安一眼。

「新來的，沒那種東西，信都是自己作的。」日出先生不耐煩地說。

辦公室回復只有噼里啪啦敲打鍵盤的聲音。

他覺得日出先生有點討厭他，才說大話糊弄他。他坐在位置上，一時間有點不知所措。

陳平安聽到旁邊女同事敲打鍵盤的聲音慢下來，變成咀嚼聲，打算再次詢問她。

陳平安探頭過去，正要開口，卻看見女同事正一口一口地啃掉鍵盤，「A」、「F」、「R」幾粒按鍵像餅乾碎一樣掉在地上，發出啪啦啪啦的聲音。陳平安看到鍵盤流出的肉汁沿着按鍵的空隙落下，滴在女同事的手臂，然後滑到手肘滴落在地。

陳平安覺得有點奇怪，畢竟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，他不知道這是不是職場的常態，或者是成人的玩意，類似酗酒或是吸煙，一種標誌着成熟的習慣。陳平安拿起一部座枱電話，翻來翻去想找一個「下口」的位置，就像一個小孩拿着啤酒瓶湊近鼻孔，既好奇又警戒地嗅着。

終於他一口咬在話筒上，牙肉的刺痛讓他眉頭緊皺起來，就像孩童嘗到苦澀的啤酒一樣。陳平安捂住嘴，感覺到門牙有點鬆動。他望向女同事，「吃」的津津有味，有點懷疑自己，他在想是不是只有自己感覺到牙齦的痛楚。

陳平安望各另一邊，看到日出先生抱着電腦屏幕像狗一樣嘶咬着，屏幕顯示一個黑人小孩滿足地笑，玻璃屏幕一下子被咬碎，碎片扎進日出先生的嘴裡，肉汁與血水混在一起滴落在地。

陳平安被濺出的血水，嚇得連退幾步，一時之間沒了主意，牙痛是虛幻的，血水卻是真實的，他只知道要盡快逃離這個地方。

他一路走往公司正門，他看到有人在生吞滑鼠，有人拆開電腦主機，享用着電子底板，陳平安很快地點算過，最受歡迎的竟然是藏在桌子下的電線，他看到不少人甚至拿起筷子夾起電線當湯麵一樣吸啜。

陳平安心有餘悸，走到公司樓下的巴士站，雙手撐着膝頭喘氣。

他想起辦公室的場景，一大班人像瘋了一樣，他懷疑這是不是真實的，還是像牙肉的痛楚一樣，只有他感覺到。他想起自己有時也有幻覺，例如看到一個陌生人，聯想起熟悉的朋友，便把朋友的性格和名字放到他人身上。他在想其他人是不是有一樣的習慣。他在巴士站看到「682」，他想起自己打遊戲裡的排名，但他知道其他人看到的「682」代表一輛過海巴士，他想到也許「682」是一位禿頭男在深夜數算自己脫髮的數目。他心想他看到的場景是真實的，對其他人來說卻是想像的，就像牙痛一樣，只對他自己來說是真實的。陳平安覺得自己想出一個很玄妙的結論。

不過，無論如何，陳平安不想成為造假信的一份子，他受過的教育告訴他利用他人的不幸賺錢是不道德的。關於道德的問題，陳平安從來不去深究，他對道德的理解就是「少數服從多數」，他常常在想，如果全部人都是用四條腿走路，那麼用兩隻腳走路的人就是不道德。他覺得這份工作是不道德的，所以他要離開這個地方。

陳平安要逃離這份工作，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吃鍵盤，他想逃離牙肉的痛楚，這份痛楚對他自己來說是真實的，轉而他又想起日出先生從口裡濺出的血水，他仔細檢查自己的白色襯衣，竟然沒有沾上半點污跡，他懷疑實際上是沒有血水的，血水對他來說是虛幻的。

他繼續考慮另一件事，現在他的工作沒了，他想起欠下的租金。

他想起今早上班時看到電燈柱的招聘廣告，「特高佣金，薪酬面議」，但記不起廣告右下角的地址。他沿着今早上班的路線，倒轉走一遍。他上了巴士，走上了上層，人很少，他坐在窗邊。前面一個留長馬尾的男人不斷回頭看他，他裝作不知道，低頭看手機。巴士到站，他下車了，司機在後鏡看了他一眼。

他憑記憶沿着今早的路走，他站在十字路口，想着要轉左還是轉右，馬路的紅燈亮着，「嘟……嘟……」的聲音緩慢地響着，一輛黃色跑車快速駛過，刺耳的引擎聲隨後跟上，紅色貨櫃車從左邊轉入，三米高的貨櫃擋住太陽，陰影覆蓋在陳平安身上。

綠燈亮起，嘟嘟的響聲變得急促，陳平安記得今天早上在十字路口轉右，所以他在十字路口轉右，果然看到那根燈柱。

他跟着招聘廣告的地址去了一座大廈，二十七層高，底部三層全是補習社、語言教室和各式各樣的興趣培訓中心。他看到一班穿着校服的小學生在課室外面嬉戲，另一班小學生在課室裡學習，偶爾聽到老師發火的聲音，陳平安想起自己的學生時代，會心一笑。

放工時間，很多人在輪候電梯，他等了很久。電梯門打開，陳平安進去，一隻不知從何而來的蒼蠅跟着飛進去，電梯起動，加速向上，失重感讓陳平安覺得頭皮一陣發麻。

他來到十一樓。1101 是敏華會計行;1103 是張德良成衣批發公司;1105 是馬可勃羅浴品展示廳;1107 是萬雷裝修公司。

1102 是戴歐戒酒會;1104 是不明飛行物研究中心;1106 是失準塔羅館;1108 沒有門牌。

陳平安往 1108 走去，敲了兩下門，一個戴着口罩的女人應門，陳平安看不清她的模樣，但他想起了竹子小姐。

「你好，我來見工。」

女人打開門示意他進去，陳平安給她取了個名叫梅子。

房間光亮得很，四周牆身漆了令人窒息的白，有點類似診所的格局，後面有一間關了門的房，房門掛了個奇怪的門牌「1108.5」，陳平安想房裡應該坐着一位老醫生。「1108.5」旁邊有個「登記處」，但沒有護士。

房內有陣炸薯條的味道，夾雜了一點女人的香水或是洗髮水味，陳平安看了一眼梅子。梅子請他在沙發上等一會，然後自己進了「1108.5」，沒一會就出來了。

門打開了，裡面有一點暗。

「陳平安。」

一把陰柔的男聲喚他的名字。

陳平安看了一眼梅子，梅子對他點頭，他便走進有點昏暗的房間。

陳平安走進去後，順手關上門，外面的白光透不進來，房內更暗了，只有辦公桌上一盞梯型的黃燈，黃燈的亮度有限，只看得清辦公桌前有張病人床，床的旁邊有一部半人高的銀色機器，一個戴着面具、身型瘦削的男人坐在房間的角落，面具男前方有部電腦，他噼里啪啦地敲打着鍵盤。

陳平安打算給他取個名字，但始終想不出一個合適的名詞。

面具男聲音發出輕笑聲，揮了揮手，示意陳平安坐在電腦椅上。

「我先自我介紹……」

「你要喝茶嗎？」陳平安的話被陰柔的聲音打斷。

「呃，隨便。」

「冷氣太冷嗎？」

「有點……」

「你現在會痛嗎？」

「甚麼？」陳平安瞄了一眼床邊那部半人高的銀色機械。

「你的手現在還會痛嗎？」

「有時候。」陳平安摸着右手燙傷的疤，他想起母親那時候常常哭着做飯。

「你知道我們在招募長期實驗志願者嗎？有關痛覺的實驗。廣告單張上有寫的。」

陳平安不知道，但他之前見過大學招募實驗生的廣告，就是填填問卷，做點社會實驗之類。

「我仔細看過了，我知道。」

「那我們來談談薪金，你要求多少錢？」

陳平安想了想，覺得要先提高價錢便說道：「兩萬吧。」

「二萬？」面具男有點驚訝，陳平安心虛所以不作聲。

面具男思量片刻後道：「好吧。」

合約很快準備好了，梅子進來，把合約放在陳平安面前，對他一笑，然後離開房間。

陳平安看了一眼合約，又是滿紙英文，陳平安想起鉛筆和橡皮擦。

陰柔的男聲仔細地解釋清楚每一項條款，只是實驗內容的部分總是牽出很多艱深的醫學名詞，又提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概念，陳平安心想這些都是男人誇大其詞。

「我們已經從不同人身上收集了一些痛楚的樣本，實驗內容就是把另一個人的痛楚轉移到你身上，再觀察你身體和精神的變化……」

「嗯……嗯」陳平安不停點頭。

「實驗過程及完結之後一後時間，可能會令你感到不適甚至產生幻覺，這些都是正常現象，不必擔心……」男人自顧自地說道。

陳平安只聽到「痛覺」和「轉移」兩個關鍵字。但他沒在意，只是想着每個月兩萬塊該怎樣分配。

「有保密條款嗎？」陳平安隨口一問，打算讓對方以為自己在用心地聽。

「沒有，不需要，我們不需要這項條款的。」男聲繼續道：「那我繼續說，薪酬方面，如你所要求的，時薪兩萬元，以二十四小時計，我們預計實驗進行六十三天，總數是三

千零二十四萬，我們將會在簽約後三個工作天一次性支付。如果沒有問題，請在合約上簽名。」

陳平安還陶醉在自己兩萬塊的美夢，沒聽到男人說的是「時薪」。

「喔，對不起，我走神了，三天嗎？沒問題。」

看到數字「20000」，很爽快地簽名了。

「謝謝你，那我們合作愉快。」男聲說。

陳平安起身想跟男聲握手，但梅子很適時地進來了，把他帶出去，陳平安最後回頭一看，男人仍一動不動地坐着。

二

第三天，陳平安瘋了。

早上，他被房東追討欠租的拍門聲吵醒，他想起今天會收到兩萬，便滿臉笑容地開門。

房東將信將疑，跟着他到銀行提款。

兩人到了銀行，陳平安提了一萬二千，把錢交給房東，房東欣喜地走了，陳平安查看結餘，然後瘋了。他在銀行門口傻笑，差點被南亞裔的健碩保安員按在地上。

他走在街上，看着每個人傻笑，別人以為他喝醉了，他也以為自己喝醉了。他走進一家茶餐廳，點了一份常餐 A，是豬扒上湯意粉。他喝了一口湯，把意粉推到一邊，再點了一個常餐 B，是沙爹牛肉公仔麵，吃了一塊牛肉，把公仔麵移到一邊。然後又點了一個常餐 C，下單的伙計看着他，以為他是瘋子。這時，他的電話響起，是那把陰柔的男聲，陳平安稍稍回復正常，他問男人，自己戶口有三千萬的事，男人只說合約列明，不得異議，着陳平安馬上來上班。

陳平安嚐過「富貴」的味道後，回復正常。

他來到廣場，正好是午飯時間，他等了很久，電梯門打開，陳平安進去，一隻不知從何而來的蒼蠅跟着飛進去，他想也許是上次那隻，給牠取了個名。

這天，梅子不在，他自己推開門，進入了「1108.5」。

辦公桌上一盞梯型的黃燈，面具男依舊坐在房間的角落，男人前面有部電腦，他噼里啪啦地敲打着鍵盤。黃燈的光比上次亮一點，他看見病人床和半人高的銀色機械，仍在它們原來的位置。

陳平安還看到四周掛滿照片，照片是各地的美景，有大峽谷、洛基山脈、佩特拉城……等等，陳平安感受到自然的壯觀與人類的偉大，他有點好奇面具男的生活，他幻想着面具男乘火車前往這些地方的感受，期待與興奮，他懷疑面具男當時是否擁有跟他一樣的心情。

「秘書寄給你的指引文件，你有看吧？」

陳平安前天收到一疊厚厚的文件，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英文。

「仔細看了。梅子呢？今天沒上班？」

角落的人影輕笑道：「梅子？真奇怪的名字。你說我的秘書吧？她陪男朋友去歐洲旅行了。」

桌上的黃燈閃了一下，陳平安有一種無處發洩的嫉妒和醋意。

「你確定要接這份工作嗎？」角落的人影說：「你現在還是可以選擇離開的，當然你得把錢退回。」

陳平安想起電梯的蒼蠅，走了一下神，回神後說道：「沒問題，我們開始吧。」

「好極了。」

暗角的人影打了個響指，發出一聲清澈的卡嗒聲。

「你先睡到床上，盡量放鬆。就像做美容一樣就可以了。」

陳平安依言睡在床上，他才看清銀色機器的模樣，果然像美容院的器材，又有點像一部大型吸塵機，一樣有一條軟管，但連着的是一個玻璃頭罩。男人請他戴上頭罩，他戴上後感覺有點奇怪，但也僅止於此。

過了很久，角落的人影沒有進一步指示，房間內只有噼里啪啦的鍵盤聲。

「有甚麼感覺？」陰柔的男聲問。

「沒甚……」陳平安說到一半，覺得頭皮一陣發麻，感覺像被人用手術刀慢慢地割開一樣，那人把他的頭皮翻開，用金色的鎚子把他頭頂的骨頭敲碎成小塊。

陳平安眼神空洞，呆呆地躺在床上，然後突然從床上跳起身，他想咆哮，卻突然流出眼淚，他翻倒在地，傷心得抱着頭跪在地上。

角落的影子似乎一早料到，只是默默地看着陳平安。

陳平安不敢抬頭，他害怕看到四周的照片，更害怕辦公桌上的黃色檯燈，檯燈像正午的太陽般刺眼，他甚至感受到燈光放射的熱量正一點一點地融化他的皮膚，他感受到空氣

的熾熱，嗅到皮肉燒焦的味道。他聽到房間迴盪着一對男女的談笑聲，低沉與尖銳的聲音坦露地糾纏在一起，這些聲音組成一對無型的利爪，爪破他焦黑的皮膚。陳平安發出一堆沒有意義的音節，雙手抓住自己的頭髮，像拔掉雜草一樣用力拉扯。

「幫我……」陳平安艱難地吐出兩隻字。

「我不能幫你，你得想辦法控制它們。」

「我要死了……」

陳平安趴在地上抽搐，唾液和淚水混在一起。

「他人的痛苦不會殺死你的。」角落的人影頓了一下再說：「你不要總是拒絕它，它其實是你的一部分。」

陳平安抽搐得更嚴重，暗角的人影一動不動地觀望着。

這時陳平安突然停止抽搐，一動不動，像蝦米一樣捲縮在地。

陰柔的聲音嘆了口氣，卻又見陳平安的身體輕顫了幾下。

桌上的黃燈照亮房間中央，留下黑暗的角落給他們。

人影像發現金礦似的，興奮地問道：「你現在還痛嗎？」

「不痛了。」陳平安看自己雙手，發現自己毫髮無損。

「看，你沒有受傷，別人的痛苦是不會傷害你的。」面具男說。

「但我確實感覺到痛。」

「那只是情緒的牽動，只要你不理會它，很快便會消失。」

面具男罕有地抬起手指了指，然後道：「你能看着前方的照片嗎？」

「能，但眼睛會有點痛。」陳平安盯住一張伊瓜蘇瀑布的照片。

「照片，同一張照片，有人看了會想到大自然的美麗而發出讚嘆，有人會想起分手的場景而痛哭。」面具男雀躍地道，說話變多了。

陳平安覺得他說出了自己一直在想的問題。

「對於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，他能感受到戰爭的痛嗎？」面具男指着另一張照片，照片是一片沙黃的廢墟，陳平安有點驚訝自己竟然一直忽略了如此鮮明的一張照片。

陳平安想了想，搖了搖頭。

「那麼同一根針扎在兩個人的指頭上，痛楚是一樣的嗎？」面具男又問道。

陳平安想了想，先是點了點頭，然後又搖搖頭。

面具男伸出一個拳頭說道：「這真令人絕望。」

陳平安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只覺得頭變得愈來愈重。

「真奇妙，你是怎麼辨到的？」面具男有點失態繼續道：「你沒有死，你是第一個！」

「死？第一個？這個實驗會死人？」陳平安稍稍清醒過來，大叫大喊道：「你是瘋子，你們都是瘋子，我不會再來的。」

「那你得退回款項，還有中途退出的罰款。」陰柔的男聲變得嚴厲。

「罰款？」

「合約列明，不得異議。」男聲用溫和的語調繼續道：「每個人都有天賦。」

陳平安在想罰款的事，他思考着有甚麼方法賺錢能付清欠款，但腦袋裡不停出現銀行結餘的數字，還有很多不屬於他記憶的畫面，股票行、紅紅綠綠的箭頭、一連串號碼、對着電子屏幕咬牙切齒的人……

「只有你能撐過去，你不覺得這是你的天賦嗎？」

「還要進行幾次？」陳平安咬着嘴唇問道。

「還有兩次，每一次之間也有一個月休息，你只要好好釋放『你』的痛苦，事情沒你想像中難。」

陳平安一拐一拐地開門離開了。

人影用輕笑聲回應。

陳平安離開之後，天已暗，他先去了酒吧喝得爛醉，他發現腦袋裡的殘影揮之不去，他看到酒吧內的每個女人也是同一個模樣，他很清楚自己不認識這個美麗的女人，但他卻無由地憎恨這副面孔，他給這個女人取了個名字叫花生醬，這是他最討厭的食物。

他看到酒吧的光像太陽般刺眼，酒杯反射的光像無數根細針刺向他，街燈像勁弩一樣射向他的眼睛。他心想這種痛苦是真實的，但他從來沒見過那個女人，女人對於他又是虛幻的，這份虛幻又使他覺得這份刺眼的痛覺也是想像而來的。他不清楚這份「痛」到底

有沒有重量，但他的腦袋確是昏昏沉沉的，他迷糊地回到住所，不敢打開屋內的燈，跌跌撞撞地翻出床下的月餅罐，藉着月光，找出一張名片。

名片上寫着「張可欣」，是他中學時期的學校社工，陳平安想起她永遠燦爛的笑容，痛苦稍減幾分，撥打名片上的電話，卻變成了「沒有用戶登記」。

三

柔和的白光像一塊帷幔垂在房間，房間內有種嬰兒爽身粉的氣味，淡淡的奶香黏附在牆上，牆上有一幅寫着「寧靜致遠」的字畫，字畫下是一位滿頭白髮的老者。

「可欣，我不能再開安眠藥給你，你吃得太多了。」穿白袍的老人說。

「叔叔，我只要再多一點，我真的睡不了。」一位面容憔悴的女人哀求道。

「你爸會怪我的……他早就不喜歡你去當社工。」老醫生繼續道：「你代入太深了，你大可以移開你的視線，你只是個社工。」

「我無法繞過別人的不幸。」

「這是你的不幸。」老醫生認真地道。

張可欣沒有回應。

「總之我不能再開藥給你了。」露出不忍的眼神繼續道：「但我知道一個人，他可以幫你。」

她跟着地址來到一個廣場，二十七層高，底部三層全是補習社、語言教室和各式各樣的興趣培訓中心。一班穿着校服的小學生在課室外面等待上課，然後另一班學生在課室裡面等待下課，她想起工廠的運輸帶。

放工時間，很多人在輪候電梯，她等了很久。電梯門打開，他走進去，一隻不知從何而來的蒼蠅飛出來。

她來到十一樓，先看了一遍門牌。1101 是敏華會計行;1103 是張德良成衣批發公司;1105 是馬可勃羅浴品展示廳;1107 是萬雷裝修公司。

他拿出叔叔給他的地址，要找的是 1108。

可欣往 1108 走去，敲了兩下門，一個戴着口罩的女人應門，他看不清女人的模樣，女人問他找誰，他把叔叔的字條拿出來，女人示意他進去。

房間光亮得很，四周牆身漆了啞白色，有點類似診所的格局，可欣四處張望，想起叔叔的診所也是差不多的模樣。可欣注意到後面有一間關了門的房，他想房裡應該坐着一位病人。

這時，門打開了，裡面有一點暗。

「是可欣嗎？」

一把陰柔的男聲喚他的名字。

可欣走進去後，順手關上門，外面的白光透不進來，房內更暗了，只有辦公桌上一盞球型的藍燈，藍燈的亮度有限，只看得清辦公桌前有張病人床，床的旁邊有一部巴掌大的金色機器，面具男坐在房間的角落。

人影揮了揮手，示意他坐在電腦椅上，他望着地板，站在原地。

「你怎麼知道我叫可欣？」

「我跟你叔叔是老朋友了。」

「但我不認識你。」可欣說。

「我聽說你想要一點幫助。」

可欣猶豫了一下，還是坐下來。寶藍色的光斜映在他的面上，突出她下垂的眼皮、深刻的眼窩，凹陷的臉頰，整個人像一個漏氣的汽球，她沒看面具男，只是低頭看着地板。

「我睡不了。」

「要喝茶嗎？」

「不。」可欣雙手抱前，只有腳尖點在地上。

「你有甚麼煩惱嗎？」

「我見過很多心理醫生了，沒用的。」可欣就要起身離開。

「別怕，他們都是假的。」男聲說：「他們都是假的。」

可欣只是呆呆地盯着地板。

「我知道你在家裡會看到更多，但都是假的。」陰柔的男聲輕輕地說。

「你也看到？」可欣深吸口氣。

「沒有。」

「我要幫他們。」

「我能幫你，然後你才能幫他們。」

「你怎樣幫我？」

「重要嗎？沒事的，沒有人會受傷。」角落的人影繼續說：「你叔叔幫你付錢了，你現在只要好好睡一覺，明天所有事都解決了。」

可欣腦袋出現咚……咚……咚的聲音，久違地慢慢睡着了。

四

陳平安的電話響起，按停了響聲，然後望向台上穿着黑長袍的神父尷尬一笑，他給神父取了個名叫洪先生。

戴着小瓜帽的神父回報以一笑，與身後的兒童合唱團繼續詠唱詩歌。

這是一間傳統的大教堂，奶白色的牆壁上鑲嵌着黃色的花窗玻璃，外面的光線經過彩色玻璃折射進來，融和在教堂的歌聲中。禮堂內左右兩邊排列着整齊的木長椅，長椅下有一塊黑色的軟墊，軟墊上有好些磨損的痕跡，有些地方突了出幼細的線頭，能看見裡面的海棉。

彌撒結束後，人群陸續離開，兒童合唱團的小朋友和家長圍坐在一邊熱鬧地談天，陳平安一個人坐在另一邊的長椅上。

一位滿頭白髮的中年男人說：「平安，你記得你第一次來的時候嗎？」

此時的神父換上了一件白色 T-Shirt，上面有一隻綠色的外星人。

「真快，一個月了。」陳平安笑說：「你也信外星人嗎？」

神父看了看自己的上衣，笑了一下，眼角的魚尾紋更加明顯。

「這是一位教授送給我的，他說每個人都是外星人。」神父坐在陳平安旁邊。

神父笑道，然後說：「你記得你是怎麼進來的嗎？」

「被人抬進來的。」陳平安望着台上的十字架回想道：「渾身酒氣、口吐白沫、手腳抽搐，我以為自己要見上帝了。」

「最後見的是我，很失望吧。」神父打趣道，玻璃窗的光曬落在他的頭頂，反射出銀白色的光。

「神父呀，同一根針扎在兩個人的指頭上，痛楚是一樣的嗎？」陳平安突然問道。

「孩子，這是甚麼奇怪問題？」神父笑了笑。

「沒甚麼，突然想起有人問過我。」陳平安沒再追問下去。

神父壓低聲音道：「你還有吃那種東西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還不想見上帝。」陳平安打趣道。

「也許下次可以來酒吧見我。」神父笑說。

陳平安的電話又響起來，他望着神父尷尬一笑。

「我也該走了，下次再談吧。另外，上次跟你說教堂翻新籌款的事，你沒問題吧？」神父起身，準備離開。

「沒問題，我們下次再談吧。」

陳平安看了一下來電，接了電話。

陳平安望向另一邊的長椅，兒童合唱團的小朋友和家長都離開了。

「我知道了。」

他看到一個小女孩坐在長椅，心想也許她在等父母上廁所。

陳平安望了一眼台上的十字架，然後看着自己前面的木椅，木椅的表面有不少被昆蟲蛀蝕的坑洞。

陳平安掛掉電話，發現女孩已經走了，他也起身離開，彩色玻璃的光拉長了他的影子。

四

離開教堂後，陳平安去了前往 1108 室，他在電梯裡撞見兩隻不知從何而來的蒼蠅，一隻在他頭髮邊飛來飛去，一隻在他腳邊奄奄一息似的。

這次過程十分順利，陳平安甚至感覺不到半點不舒服的感覺，最多就像喝了一杯特別苦的涼茶，他很快離開了 1108，房間的主人提醒他要馬上回家。

「回家」讓陳平安有點不知所措，他有兩個「家」。他想起母親還以為他住在百餘尺的劏房，但現在他一個人住在私人屋苑的三人單位，上次回家已是一個月前。他是愛他的母親的，他匯了一筆錢到母親的戶口。但他害怕與母親見面，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解釋自己的工作。

陳平安走在街道上，一輛紅色跑車在他身旁高速駛過。他走過一座舊樓，冷氣機落下一滴水打在他額上，旁邊一對情侶吵得不可開交。他走過一間茶餐廳的後巷，看到堆放着幾罐藍色石油氣，一位露宿者窩在紙皮築成的「小屋」。他走過一條人潮湧動的大街，看到一個西裝男在自言自語。他走過一個竹棚，幾名工人在他頭頂走來走去，鞋底的灰塵掉在他髮絲間。

他來到自己的家門前，聽到裡面傳來一對男女的對話聲。他停止了狂笑，咬牙切齒地瞪住防盜眼。他聽到那對男女由談話變成對罵，偶爾還有玻璃破碎的聲音，他趕忙用鎖匙打開了門，門一打開，一切聲音又消失了，家裡空無一人，沒有男女，沒有玻璃碎片。

陳平安的客廳甚麼也沒有，只有一張床、一張電腦椅和一個保險箱。

他意識到自己有點不對勁，想去廁所洗臉，又聽到廁所傳來水滴聲，他嗅到浴缸傳出一股血腥味，當他走進廁所時，氣味消失了。他洗了把臉，回到客廳。

他心想自己是一個有經驗的「痛苦師」，這是他給這份工作取的名字，他往自己的嘴裡塞了一個軟木塞，防止自己抽搐的時候咬到舌頭。他把家裡所有鋒利的物件鎖在保險箱，他關上所有燈，好讓自己更容易昏睡過去，然後把自己綁在電腦椅上。

四周環境是黑暗的，但陳平安的腦袋前所未有地清醒，他感受到腦內有一種活潑的生命力，他想靠近它，他閉上眼想要感受更多，他看到一枝嫩芽破土而出，他看到一群健壯的黑馬奔跑，他看到一縷光穿透雲層的景像。他聽到風鈴的響聲，嗅到綠草的香氣，他想靠近這份感覺，突然這一切都消失了，他張開眼，看到四周環境是黑暗的。

他的眼睛慢慢適應了黑暗，他看到一對中年夫婦在床上互相捏住對方的脖子，眼裡充滿怨恨。

「你是白痴嗎？」男人對女人咆哮道。

陳平安在心裡問道他們是從哪裡走出來的，他的脖子慢慢有種火辣的感覺。

「我要殺了你。」女人惡狠狠地朝男人道。

男人突然面朝陳平安說：「我們一直都在！」陳平安嚇了一跳，連人帶椅摔倒在地。

他看到兩個穿白色背心的小孩蹲在保險箱旁邊發呆，小孩背部滿佈傷痕，幾乎沒有一塊完好的皮膚，低聲地呻吟着：「對不起…對不起…」。陳平安的背開始出現一點麻癢的感覺。

他想伸手去搔癢，但手被自己綁住了，他有點後悔。此時他看到一位老伯伏在地上抽搐，直至再沒有任何動靜，傳出一陣酸腐的味道。陳平安倒在地上，全身像被電流通過一樣。

他的眼皮高速眨動，眨動間看到一個濃妝艷抹的女人站在牆角，頭部用力地撞向牆壁，發出「咚……咚……咚……」的聲音。陳平安的額頭慢慢腫起來，他感覺到電流停止了，他給這幾個突然出現的人取了個名叫「清明上河書」。

他想摸奏自己額上的腫瘤，但手被綁住了，他只能繼續看着地板。陳平安的視線邊緣，一塊區域像舞台劇一樣亮起射燈，他望過去，看到一個臉頰凹陷的女生跪在地上痛哭，女生慢慢抬頭看着陳平安。陳平安首先想起一個熟悉的名字「張可欣」。

「你也看到嗎？」女生朝他問道。

「看到。」陳平安想起女生以前那個愛笑的女生。

「你感受到嗎？」女生的臉孔乾瘦得僅僅黏著一點皮肉，陳平安已經不能把她與「張可欣」這個名字連繫在一起。她朝陳平安微笑一下，露出一個難看的笑容。

「感受到，用頭撞牆的確有點痛。」陳平安心想痛覺是真實的。

「你只感受到痛。」女生說：「但你感受到撞牆之前的痛嗎？」

陳平安想了想，然後搖搖頭，他想起一張廢墟的照片，他心想照片可以是合成的。

「照片，別人的痛苦對你來說只是一張照片。」女生諷刺地說。

「我……我也想幫他們。」陳平安心虛地說道，心中想到他從沒見過眼前傷痕累累的小孩，小孩是假的。

「但你感受到他們的痛苦嗎？」女生追問。

陳平安想了想，最後搖了搖頭說道：「你一直承受着他們的痛苦吧？」

女生搖了搖頭：「如你所見一樣，我只看見他們。」

「但你一定能感受到的，你是社工。」陳平安說道。

「我們都是旁觀者，也只能是旁觀者。」

「這真令人絕望」陳平安突然想起這句話，他不知道是自己想到的，還是在書上看到的。

「對，這是一個絕望的世界。」女生似乎聽到陳平安的心裡話。

「我們仍能幫助他人……」陳平安說。

「旁觀者和受害者的哭聲是不一樣的，只要你仔細地聽。」女生開始落淚。

「所以我們的憐憫只是為了終止自己的痛苦，身為旁觀者的痛苦。」女生繼續自顧地說道。

這時穿白色背心的小孩爬到她身邊，拉着她的手撒嬌。

陳平安不敢應話，他在思考，他覺得這句話是有問題的，他要想出一個有力的理由去反駁她。

這時那對中年夫婦也走到女生身邊，突然大口啃掉女生的所剩無幾的皮肉，穿白色背心的小孩抱着女生的手臂，張口就咬，咬出幾個破洞，吸啜裡面的液體。女生沒有反應，慢慢閉上眼。陳平安想阻止，但他把自己綁起來動不了，他掙扎着，瘋狂地咆哮着，但最後他也只能旁觀着這一切，看着「張可欣」慢慢被吃掉。

他放棄反駁女生，因為她已經被吃掉了。

這時綁着陳平安的繩子鬆開了，大門的邊框發出柔和的白光，一下子把他吸了進去。

陳平安跌坐在地，中年夫婦、白衣小孩、痙攣老伯全都消失了。陳平安只看到一個白髮的中年男人全身赤裸，騎着一隻紅色的木馬。

五

彌撒完結，人群逐漸散去，陳平安一個人坐在長椅發呆。

「平安，你瘦了，你的腰比我手臂還幼。」神父伸出手臂比劃了一下。

陳平安想起母親經常對他說相似的話。

「我最近睡不夠。」陳平安沒精打采地說。

「早叫你不要睡沙發。孩子，這裡永遠是你的家。」神父摸着他的頭。

陳平安想起「家」，他心想自己的第三個家終於有「父親」。

「你很忙嗎，最近很少見到你。」神父坐在他身旁。

「有點。」陳平安頓了一下:「神父，你能感受到別人的痛苦嗎?」

「為甚麼這樣問?」

「作為神父，應該很能體會別人的痛苦?」

神父靜默了一下，然後道:「沒人能感受別人的痛苦的。」

陳平安看到神父今天換了一件黑色 T-shirt，上面有一隻綠色的外星人。

「那這個世界真糟糕。」陳平安說。

「一直都是。」神父苦笑道。

陳平安又看到上次那個坐在另一邊的小女孩，便問道:「她剛剛為甚麼沒上台唱詩。」

「誰?」神父跟住陳平安的視線望去。

「那邊那個穿紅衣的女孩。」陳平安手指着小女孩的方向，眼睛看着神父。

「紅衣的女孩?」神父一臉惘然。

這時陳平安的電話響起來。

他看了一眼來電，掛掉了電話。

剛掛掉，電話又響起來，神父向他點了點頭，起身離開了，離開時幾次回頭望向不存在的小女孩的方向。

陳平安接了電話。

「最後一次了。」

陳平安來到 1108 室，他熟練地打開房門，然後關上門。辦公桌上一盞球型的藍燈，藍燈的亮度有限，只看得清辦公桌前有張病人床，床的旁邊有一部巴掌大的金色機器，一個瘦削的影子坐在房間的角落。

「開始吧。」陳平安看着病人床說道。

「已經開始了。」影子說。

「你在說甚麼。」陳平安看到一個穿紅衣的小女孩瑟縮在病人床下方。

「已經開始了。」影子重複道。

面具男靜默一下，然後嘆道：「平安呀，是時候做決定了。」

陳平安顫了一下，想起青豆炒牛肉。

蔚藍色的燈光變得更加明亮，像一片海洋覆蓋着房間。陳平安在這個房間看到了神父，他看到神父全身赤裸，騎着一隻紅色木馬。

「我想，你早就知道的。」面具男說。

面具男從角落走出來，把一份文件和一個火機放在陳平安面前。

「想像一下女孩的痛苦吧。這份文件唯一的證據，可以讓他在獄中渡過餘生。」

陳平安無法想像，他見過這個女孩，但從沒跟小女孩對話，他心想如果小女孩是他認識的人，他會有甚麼感覺。

陳平安瞄了面具男一眼，想看出他的真面目，陳平安想知道面具底下是甚麼人，想知道他的動機。

「當然，你可以選擇把文件燒毀，繼續扮演父與子的遊戲，畢竟同情心是不可靠的。」

陳平安的手顫抖着，左手拿起文件，但不敢打開，猶豫了一下，然後放下。

「過去的錯已經犯下了，追究是無補於事的……」陳平安心虛地道。

面具男輕笑：「你不需要向我解釋的。」

「我……我真的錯了……」一把熟悉的聲音在哭泣，聲音來自那邊赤裸的神父，他從木馬起來。

「神父？」陳平安自語。

「的確錯了。」另一邊有另一位穿着黑色長袍的神父從暗角走出來。

陳平安和面具男看着兩個一模一樣的神父。

「他知道錯，他不會再犯，也許可以給他一次機會。」陳平安對面具男說。

陳平安覺得現在的畫面十分怪異，他看到一個沒穿衣服的神父，面對面站在一個穿着整齊黑袍的神父面前。

面具男說：「只有你看到，只有你能做選擇。」

「我可以確保他不會再犯……」陳平安的聲音在顫抖，左手拿起文件，右手沒有動，眼睛望着火機。

面具男打斷他的話道：「你知道的，你看到的，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會是最後一次。」

陳平安看到病人床下的小女孩被剝開衣服，嬌嫩的皮膚浮現出無數張童稚的臉孔，陳平安不敢再看，移開了臉。

面具男見他移開視線，說道：「沒錯，只要別開臉就看不見他人的苦。」

陳平安在心裡咀嚼着「看不見」三個字，他覺得「看見」是「真實」的來源，他心想人是不能想像出他不知道的物件，但現在他看見了，他又覺得這是自己的幻覺，他慢慢分不清真實和幻像的界線，他知道這是不重要的，因為對於他自己的這些幻覺，是屬於小女孩的真實。他想起自己小時候被熱水燙到的事，現在他能清晰感覺到手腕灼熱的痛楚，這份痛楚對他人來說，只是一份想像的「痛」。

陳平安望回小女孩和她身上的臉，看到那些稚氣的臉在哭，陳平安也落下淚。

「停下來吧……。」陳平安聽到無數把哭泣的聲音。

「真心悔改就可以回到主的身邊。」黑袍神父張開手。

陳平安有一種很嚴重的違和感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赤裸的神父擁着黑袍神父哭泣，陳平安腦袋放空了，只看到一團白影和一團黑影糾纏在一起。陳平安看着瑟縮於床下的小女孩，看着神父向着自己道歉。他心中湧出一陣強烈的正義感，他突然想起看過的黑道電影，許多場槍戰的畫面在他腦海中閃播，他想起很多電影對白，但找不到一句合用的，他轉而往腦海中的書櫃尋找，他看的書不多，大概只放得滿一個三平方的空間，他翻開這些書本，其中一本是黑色皮裝的厚書，他翻開中間其中一頁，他認不出是甚麼字體，好像是漢字，又好像蛇一樣的印度文，他想是他的記憶模糊了。最後他聽到一把聲音，似乎是神父的聲音，他只模模糊糊聽到關鍵字「審判」。

面具男看到陳平安的臉色果決，把文件和火機推向陳平安，想了想，然後提醒道：「同情心是不可靠的。」

陳平安拿起文件，站起身，說道：「我知道要怎麼做了。」說完便拿着文件離開了。

面具男看着桌面的打火機，輕輕一笑，然後拿起來點了根香煙，火光映照着他的面具。

陳平安離開大廈後，他走在街上，拿着文件朝警署走去。

幾滴水落在他頭頂，天空突然下起雨，其他人紛紛拿出雨傘，陳平安沒有傘，一個人抱着文件狼狽地急步走着。雨愈下愈大，其他人舉着傘在陳平安身邊經過，陳平安沒看到任何一張面孔，無數頂黑色、灰色、藍色組成的傘海簇擁着他。陳平安經過橙色的垃圾筒，一個舉着黑傘的男人撞到他，男人瞪了他一眼，快步走了，陳平安給男人取了個名字叫阿和。陳平安的文件掉到濕漉漉的地板上，陳平安撿起來，用手袖稍稍擦乾，猶豫一下，把文件掉進了垃圾筒。

參考資料

書目：

- 1.阿道斯·赫胥黎(Aldous Leonard Huxley) 著，程靜譯:《美麗新世界》(台灣:人本自然出版社，1999)
- 2.石黑一雄(Kazuo Ishiguro) 著，張淑貞譯:《別讓我走》(台灣:商周出版，2006)

3.蘇珊·桑塔格(Susan Sontag)著，陳耀成譯:《旁觀他人之痛苦》(台灣:麥田出版社，2010)

4.尼爾·波茲曼(Neil Postman) 著，章艷譯:《娛樂至死》(廣西: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)

5.喬治·歐威爾(George Orwell) 著，孫仲旭譯:《1984》(台灣:商務印書局，2019)

6.陳慧:《K》(香港:天地圖書，2016)

7.唐·德里羅(Don DeLillo) 著，梁永安譯:《Zero K》(台灣:寶瓶文化，2017)

電影:

1.《他人之顏》(Tanin no kao)，勅使河原宏導演，仲代達矢、京町子、平幹二郎主演，1966 年。

2.《神探》，杜琪峯、韋家輝導演，劉青雲、林家棟、安志傑、林熙蕾主演，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，2007 年。